

南南

唐唐

書附音釋(一一)
拾遺記





南 唐 書

附音釋
(二)

陸 游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書唐南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
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禮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
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
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
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廝養以戰
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
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
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沼至醢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
安州漢榮懼詒告曰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
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
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
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
晉將安審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歿於陣承
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汾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
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
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
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
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
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
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
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爲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歿暉鳳退保清

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遜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歿
子繼勲

繼勲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歿難擢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歿繼勲雖尚少且無戰功徒
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勲保惜富貴無効歿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歿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勲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鬻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

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
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
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
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
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
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
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自私恩罰以退小人
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
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

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慝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歿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
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
於外構成罪狀歿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
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
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
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